

## 第 22 批援马里医疗队

### 附属二院神经外科医生赴马里随笔

当多数人关于非洲的印象还停留在茂盛的热带雨林或干涸的撒哈拉沙漠时，作为浙江省第 22 批援马里医疗队的队员，我们已经在西非内陆的这个国家工作、生活了 4 个月，有了一点粗略的感受。

2011 年 7 月 10 日 23:00 许，带着院、科领导和家人的嘱托，我、陆水法和来自省内其他单位的 10 余名先遣队员，从上海浦东机场开始了非洲之行的航程，途中转道巴黎，经过 31 小时的长途旅行，于当地时间晚 23:30 抵达马里首都——巴马科。



深夜的巴马科机场灯光幽暗，停机坪周围漆黑一片。借着机舱的光亮，乘客拥挤着走下舷梯，队长大声提醒队员不要走失，几名兴奋的年轻队员拿出相机对着黑暗一阵狂拍，引来队长一顿训斥。我也在慌乱中拍了一张，画面上满是摇曳的光影，看不清人影。不管好坏，就算立此存照：“马里，我们来了！”

从机场到驻地——一中轻大院大约 30 公里，经商处的张随员驾车载着我们。沿途的路况比国内很多乡间公路还差，间或有些低矮破旧的平房从车窗旁闪过。城区渐近，灯光也



多了起来，途经巴马科第二大桥，远眺巴马科城，却也似繁星点点，虽看不见高大建筑，也还有些城市的意味。汽车穿行在街道上，两旁多是低矮的平房或 2、3 层小楼。墙壁、路面全都蒙着厚厚的灰尘，显得破旧不堪。翻译徐老师看着窗外不断略过的街景，努力寻找 10 年前的记忆，不停地叹息：“哦！一切都是老样子，一点也没什么变化啊！”不由得我也在想：这 10 年，几乎每个中国人都在奋斗，那马里人在干什么呢？经过一段坑坑洼洼的土路，汽车剧烈摇晃着开进一所老旧的大院——我们的居处“中轻大院”到了。



我们的到来，受到大使馆、经商处领导以及中方驻马里机构的热情接待。第 21 批医疗队员更戏称我们是“解放军”。他们终于“功成名就”，可以回国和亲人团聚了。在卡迪，老队员们热情地向我们介绍马里的工作经验和注意事项，锡嘉索、马尔格拉的老队员奔波数百公里把即将不用的生活物资运到我们住地，大院瞬间变成了“旧货市场”。一番淘宝后，队员们的房间都有个点家的样子，可以“安居乐业”了。

我们工作的医院叫“马里医院”，友善的 KANE 院长是个“中国通”，曾在中国留学、

我们工作的医院叫“马里医院”，友善的 KANE 院长是个“中国通”，曾在中国留学、

工作多年，特意为我们举行了一次富有非洲特色的冷餐会。不仅有美味的烤鱼，更有热情奔放的非洲歌舞贯穿始终。我的搭档 DIALLO 刻意穿了一件印有中文图案的民族服装，让我深感意外和惊喜。金戈队长还应邀参与了节目互动，一股浓浓的友谊之情感动着每个医疗队员，坚定了我们干好工作，圆满完成任务的信心。



马里医院是中国政府援建的国家级医院。在一片灰色的背景下，漂亮的建筑异常醒目。全国仅有的几个神经外科与胸外科医生也集中在这里，因而神外、胸外都列为重点专科。



我们初到马里医院时，KANE 院长在欢迎会上说：“医院整体建成已经一年了，不断来人打听开业时间，马里人民等得太久了”。他坦承舆论压力很大，马里病人对中国医疗队抱有极大期待。我们参观医院时，发现大部分设备都还是原包装。因为看不懂中文说明书，院长怕被马里同行搞坏，也等着我们来拆装。

这可难坏了医疗队员，谁也没有安装和调试设备的经验。作为马里医院“门面”的国产 CT 机，早在一年前厂家安装完毕后就关电上锁，之后就没被人摸过。放射科队友首次开机，发现机器无法使用了，原因不明。我受邀临时客串一下“CT 工程师”。检查时首先发现稳压电源的相位异常，马里工人在供电改造时，把三根火线的位置接错了。这个好办，改过线路后机器顺利开机了。一阵惊喜过后开始试机。机器按程序运行，不料放射科队友误撤了机架上的进床开关，机器突然警报大作。重新开机后，依然报警不断，电脑日志记录下一大段故障代码，只能求助专业的 CT 工程师了。

几经周折才联系上厂家在苏丹的中国工程师，但是对方要求我们先自查，确定故障部件才能来马里维修。队长研究后同意由我和另一位放射科队友动手。在工程师的远程指导下，我们将机架、检查床拆开，逐个测试相关部件，最终确认是床控计算机的一块线路板坏了。数周后他带着相应配件来到马里，机器终于恢复了正常。目前应用这台国产二排螺旋 CT，在软件支持下，我们做出的神经影像相比巴马科另一家医院的 16 排螺旋 CT 也毫不逊色，为中国的低档产品在马里同行面前找回了一点面子。



随着各科设备安装到位，马里医院终于在 9 月初开业了。不久浙江省援助的医疗物资也运到了马里医院。中国驻马里曹忠明大使和马里卫生部长要亲自主持交接。为了赶上仪式，



利用休息时间把显微镜安装调试完毕，第二天特意到厨房向陆经理讨了一个辣椒，切开后放在显微镜下展示，显示器上立即呈现一个色彩鲜艳、纤毫毕现的巨型辣椒，令马里人震撼的视觉效果出现了。而目镜中辣椒内部纤细的绒毛、圆润的籽粒比显示器更加清晰，生动。交接仪式上，我的马里同行兴奋地像个孩子，对他们的卫生部长说，这是他见过的世界上最好的显微镜，也是马里有史以来第一台可以做神经外科手术显微镜。那位女部长听后很高兴地凑到显微镜上看了一会，愉快地向曹大使表达谢意，并请他向浙江省政府转达她的感激之情。

2011 年 10 月 19 日手术室终于迎来了马里医院的第一台手术。病人是个年轻黑人，1 年前的车祸致右额慢性硬膜外血肿，骨化的包膜压迫额叶致癫痫发作；初次合作发现从手术指征、麻醉用药、无菌操作、手术技巧等诸多方面，双方都有交流学习空间。

我的搭档是个业务上很“要”的人，对浙江省援助的显微镜、内窥镜都有浓厚兴趣。2011年10月25日，我们合作了一台椎管内占位的显微手术，这是马里神经外科史上的首次，手术取得圆满成功，马里当地报纸作为头条新闻，并予大幅报道。国内的商务部网站、新浪网等媒体也作了相关报道。医疗队幸运地创造了一个历史记录。不久我们用显微技术又挽救了一名14岁少年的生命，成功切除一枚直径7cm的额顶叶胶质瘤。现在，这台国产显微镜成了我搭档的宝贝，不肯让别人碰，大家玩笑说，显微镜已经成他“儿子”了。



凭借地处首都的优势，医院开业以来，闻讯而来的病人很多，也因此见识了许多国内难得一见的病例。现在，业务进展顺利，手术量稳步增加；我们在帮助别人的同时，也丰富了自己的学识。

目前马里已进入旱季，无风无雨，巴马科城终日笼罩在焚烧垃圾的烟尘中，空气干热污浊，生活环境比国内艰苦很多。幸运的，我们有个日渐强大的祖国为后盾，在队长的领导下，上下齐心，苦中作乐，已经适应了环境。相信一定将不辱使命，圆满完成援外任务。

（作者：刘凤强）